

## 自序 给友人的信

——我为什么要写抗日战争回忆录

何定一同志：

春节上午接到你从大连打来的电话，非常高兴。今天想起来，乡音还在耳边。你说今年不可能来北京了，不知近来身体如何？念念。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有机会见面。你比我小六、七岁呵！

我现在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不参加了，想争取最后的时间写一本回忆抗日战争的小书。目的不是讲个人，是讲我看到的中国人在那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是怎样走过来的，讲他们坚韧奋发的民族精神。从华容出来进抗大的六、七个人，除了下落不明的都已经过世，你和我不但从战场上幸存下来，而且坚持到今天，看到了我们国家正在振兴起来，是当初料想不到的。倘若我的书能够写完出版，加上一些当事人的照片等，将可以让读者多一点真实感。请你寄给我一两张早些时候的照片，以备采用。你退休的时间、职别、所在部队的名称，也请一并注明。我在撰写过程中，有些当时的人名、地名总也回忆不起来，翻出你前几年写给我的一封信，那上面有些内容和我的回忆

有关，而且说得很准确。那封信署的是“十二月十四日”，没有年份。你如果还能记得起年份，请告诉我一下。看起来这些都很繁琐，为了求得真实，有时是必要的。

你的信上说，那时自己与英雄模范人物的距离有万里之遥，“自觉还有些匹夫之勇”。你这种“匹夫之勇”我是亲见亲闻的。在敌强我弱、环境异常险恶的情况下，智勇双全诚然可贵，“匹夫之勇”又谈何容易！指挥少量部队，与猝然蜂拥而来的敌人在街头短兵相接，顽强顶住，以至压制住凶猛的敌人，谁都不难想象那该是何等的勇敢！八年抗战是中国复兴的枢纽。我们这一辈子没有白过，我们尽了爱国的中国人的责任。我们受到了民族解放战争那个伟大时代的洗礼，也为那个时代贡献了大海中的一滴。我们不必与别人争光荣，也不值得与别人比高低。我们现在身边的某些事肯定不都是公平的，回头想一下，当初我们选择到延安参加抗战这条路，本来是豁出了性命的，其他又算得了什么。我们在自然规律支配下，很快都要最后作结论了，这个结论中将有一句关键的话：我们走的是一条正确的大路，光明的大路。这是可以自慰的。

老态龙钟一类的话，早就不足以形容我现在的状况。我只能扶根短杖在楼外河边缓慢地走走。常常要去医院，一天拿笔的时间很短。但是抗日战争是我最有兴趣回忆的往事。要写出来，尽管力不从心，我也不想放弃作一次争取的努力。

精力如果可以，请回信。顺祝健康。

敬礼！

刘大年

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

北京 木樨地

自序  
给友人的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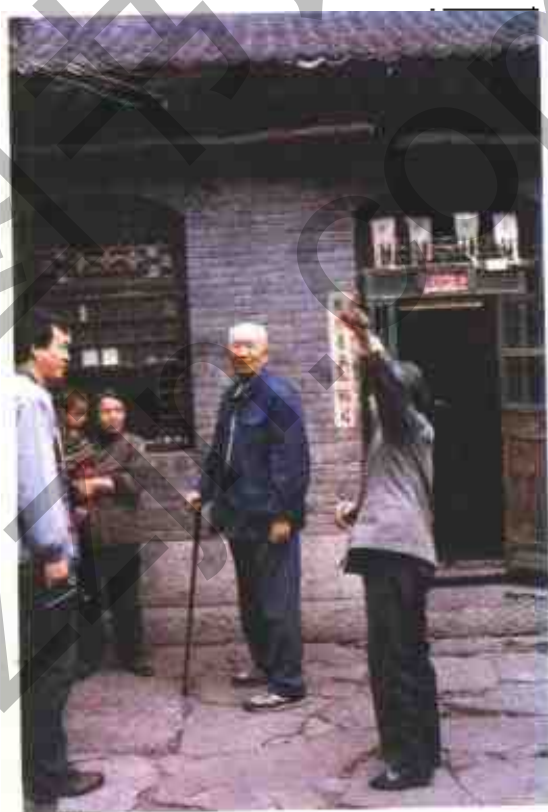
1984年夏，在北京木樨地家中



1999年5月2日，在北京会见日本医生、原日本反战同盟成员、老朋友佐藤猛夫。左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



1997年5月，回到曾经工作、战斗的地方——山西省左权县。参观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并留下了“民族之光”的题辞



1997年5月，与当年在山西省左权县石暴村养病时的房东后代交谈



1997年5月，与长子刘衡山在河北省涉县将军岭——原八路军129师总部合影





晚年仍笔耕不辍，致力于抗日战争的理论研究和近代经学研究



1989年2月20日在人大常委会所做《日本当局为什么在侵华战争性质上倒退？》发言的手稿。周围的铅笔字为记下的发言后委员们的反映



1998年7月4日，与共赴国难的抗大同学、老战友、空军离休干部何定一同志在北京家中



1999年9月24日，参加“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学术报告会”，并在会上做了《与同志们谈心》的发言。会中与李铁映（左）、任继愈（右）同志交谈。这是最后一次被摄入镜头，不久，即病逝于北京